

乡趣

■ 袁孝友

愁是忧伤的爱,触及灵魂。乡趣是喜庆的美,传承着美德。

(一)

春天的村庄,充满了生机,播种着希望。“正月十五大似年,吃块腊肉好下田”,元宵节过后,农田里一派耕作繁忙,锄草的、施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一幅春耕画卷。麦苗、菜苗沐浴着春光,随春风摇曳,像二八少女,一天一个模样。

不知谁家媳妇的棒槌声,把晨曲奏响。晨光里,洗衣的、种菜的、上学的、下地的,开启了一日的劳作。庄西头王大爷的大孙子,一早赶着一群白鹅,去庄后的河边放养。大公鸡昂头挺胸,领着母鸡和鹅仔,“昂楼、昂楼”地叫着,似将军出征,那么威武雄壮。隔壁二姑家的老母鸡刚孵出一堆小鸡苗,小鸡们像毛茸茸的绣球,嫩黄嫩黄,“唧唧”地叫,小生命在房前屋后的树丛中,一天天成长。

夕阳西下,老坟岗旁,三三两两的耕牛悠闲地吃草,低头摇尾,恣意徜徉;活泼的喜鹊喳喳地叫,骄傲地站在牛背上;放牧的孩童,玩着游戏,追逐嬉闹,撕扯着麻布衣裳。此时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这一家那一户,或浓或淡,或粗短或细长。夕阳如歌,炊烟舍舍,演绎着古老温馨的传统与安祥。

惊蛰过后,万物复苏,春意荡漾。看那水塘边,“春风杨柳万千条”,青翠嫩绿,随风飘荡。每年此时,把邻家女孩约上,牵手池塘边,折几枝编个柳帽,戴出了小姑娘俏美的容妆。

冬闲田的水沟里,用筛子一舀,小米虾活蹦乱跳,母亲用豆粉调制出了美

味的虾酱。

(二)

夏天的村庄,充满了活力,令人向往。麦收的日子,打谷场上非常热闹。男人们忙着脱粒,女人们忙着晾晒,挥汗如雨,有说有笑,一派收获的喜悦景象。金黄色的麦子加工成洁白的面粉,手擀面、炸包子、蒸馒头,做出许多花样。端午节吃粽子,艾叶清香,糯米包着大枣、花生、腊肉馅子,吃出了庄稼人的滋养。

夏天是一年中最吃得最好的日子。逮泥鳅、钓黄鳝,抓鱼网虾,或煮或渣,或炒或腌,乡里人比城里人有更多的口福享。小伙伴们偷西瓜、摘桃子,扒山芋、烤豆角,尽显顽皮之能耐。夏季后,暴雨频繁,塘坝和田块水满流淌,鱼和泥鳅到处游动。大人儿童冒雨逮鱼,不惧电闪雷鸣,个个争把好汉当。

夏天的夜晚是乡村最迷人的时光。池塘是天然的浴场,大人带着孩子,齐聚庄前的大塘,打水仗、钻猛子,玩得很是欢畅。塘远处的荷塘里,荷叶田田,荷花清香,月光下一片清凉。庄后的打谷场,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上草堆、钻草洞、过家家,花样百出,还学着电影玩打仗。捉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黑夜里闪闪发亮。

夏夜的娱乐活动也是多种多样。无论本庄或邻庄,每逢有电影肯定是要赶场子的。带着长板凳,结伴儿早早去占位子,幕布正面坐满了就在反面看,散场回来时还一路讨论。村子还常请来说书的,更是吸引人,说完一部《隋唐演义》还觉不过瘾,接着再说《烈火金刚》。那鼓声一响,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说书人嘶哑的喉咙。卖关子结束了,许多人回家睡不着还在猜想。

(三)

秋天的村庄,收获忙碌,秋高气爽。打谷场上又一次热闹起来,黄澄澄的稻谷被晒干扬净,挑回家装进仓。山芋、花生、大豆、南瓜,分门别类,一一收藏。一年的劳作,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养家糊口的食粮。

中秋季节,上演了杀鸡宰鹅的排场。肥美的白鹅和鸡鸭,宰杀加工,晒晒金黄。每到此刻,家家都喜欢得像过年一样。孩子们更是早就在盼望了,白天有好吃的不说,晚上还能边吃月饼边赏月。晚饭后,男孩们抱着扎好的火把,跑向庄旁的荒岗,一边跑一边叫,火把照亮了每个村庄。只见四处是一排排的火把队伍,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

秋天也是喜庆的季节。盖房子上大梁,放鞭炮撒喜糖,穷苦人家终于迎来了少有的荣光。在大梁中间系上红绸布,两头慢慢拉向上一边拉一边要道好:“新房盖得好不好啊?”众人齐声欢呼,好!幸福生活长不长啊?”众人再高喊,长!大把撒下香烟糖果,大人小孩们都争着抢,欢喜堆满了庄稼人的脸膛。

(四)

冬天的村庄,亲情浓郁,欢聚和祥。第一场冬雪如约而至。房屋被白雪

覆盖,素裹银装,天地一色,道路都难辨。门前的水塘冻实了,调皮的男孩儿坐在小板凳上,把水塘当成了溜冰场;屋后的雪地上,几个孩子堆雪人、打雪仗,哥哥给雪人戴上草帽,妹妹再帮它个拐杖。院子里,用筛子支起个罩,撒一把稻谷,诱捕那贪食的麻雀,逮到了拴根绳子当风筝放。

村西头的老王家娶媳妇,成了村庄的节日,大家争着来帮忙。男的挑水放鞭炮,杀猪宰羊;女的烧菜做饭,进出厨房;老人抱着烟袋,扎堆拉家常;孩子们围着东家,闹着要喜糖。亲朋好友团聚祝贺,流水席接连几日开不停,十大碗满口留香。

进了腊月,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庄前的大塘开始了冬捕,大网从塘这头放下,拉到塘那头,一网鱼足有几百斤。收网时,看那鱼乱蹦、活蹦乱跳,乡亲们喜得叫啊、笑啊。后庄的老权家杀年猪,全村庄都来打猪崽子,渣猪肉、炒猪肝,炖猪蹄……吃得是意犹未尽。

小年过后,要忙着做豆腐、蒸粑粑、打年糕,男人们上街打酒买糖,女人们做新鞋缝新衣裳。

大年三十,辞旧迎新,阖家团圆安康。上午打扫门庭,下午贴春联。到了傍晚时分,村庄开始沸腾起来,鞭炮齐鸣,此歌彼响。吃年夜饭时,家家都把“十大海”端上,一家人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满屋都是快乐吉祥。

大年初一,要一早开门放鞭炮,迎新年,这叫“迎春接福”、“开门大发”。早饭要吃年糕和圆宝蛋,为的是图个“步步高”、发财吉利。

那三天,是村庄欢聚欢乐的日子,“年味”浓乡情深令人难忘!

乡村四时不同,风趣各异。如此周而复始,延续着古老文明的厚重,传承着伟大民族的勤俭纯朴与和美善良。



练江晨曲 吴建平 摄

防汛一日

■ 朱幸福

今年的梅雨似乎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直到7月初才铺天盖地地看起来,江河池塘水很快暴涨。上游的水库开始泄洪,身处下游的我们立刻开始了防汛战斗,县机关的工作人员纷纷被派往防汛抗洪第一线。7月6日,我所在单位的第一批人到达联系点时,恰逢西河社区防汛段的一处圩堤出现渗漏,同事们立刻加入干部民工们组成的抢险队伍,开始了紧张的战斗。装沙石、背沙袋……虽然平时很少干重体力活,现场道路又泥泞难走,但大家都纷纷争先抢后地扛起好几十斤的沙袋,一袋袋背往出险处。几个小时下来,人人筋疲力尽,好在险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是24小时之后去接班的,被安排到老街西边的防汛段段埂查险。这一段临资福河,大堤宽厚、坚固,对岸是南陵县弋江镇。资福河河道不宽,水流湍急,且相当浑浊。当地社区干部告诉我,洪水24小时内已经退了80多厘米。两岸坡地临水的绿草都有很深的泥水痕迹,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当地群众却提醒我们,退水时,一定要密切巡查,防止大堤滑坡、渗漏。

临近中午,雨停了,太阳刚露了会脸,就晒得人头上冒汗。圩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遮挡,防汛帐篷密不透风,闷热难耐。我们一心牵挂着洪水险情,不时去查看河中的水位标尺。水退得很快,水位一个小时约退1厘米,到傍晚时分,外河的滩地已经露出了水面,几个农民还在水中捉鱼。

我们这段的社区负责干部是当地人,有着多年防汛工作经验,对当地的地貌和水情都非常熟悉,我们跟随他巡查险情,也学到了很多知识。譬如圩堤渗漏,若冒出的是清水,水流又不大,可以开沟测水,但要注意观察,一般没有大问题;但如果流出的水大流,或者是浑水,就有可能出现管涌、塌方,需要及时除险加固。巡查中,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隐患和危险,但他还是不放心的,除了叮嘱我们一定要定时轮流巡查,还专门安排了几位有经验的本地老农进行夜间巡查,努力做到万无一失。

天擦黑时,防汛指挥部送来了方便面、矿泉水、蚊香、除蚊剂等,还有两张躺椅。我们4个人分成两组,轮流休息和巡查。行走在大堤上,晚风携着水腥味扑面而来,蚊虫在耳边嗡嗡地叫,想起古往今来人类与洪水的

漫长较量,我心中顿升豪气。

夜色深沉,星星不知何时也闭上了眼睛,而防汛微信群里依然热闹,不时有人上传着工作照片,领导检查、慰问的消息也时有更新。防汛大堤上,临时路灯和夜巡人的手电光还在闪烁。那灯光让群众放下了心,他们知道,防汛人员正时刻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突然,一个炸雷将我们惊醒睡意全无,瓢泼大雨随即倾泻而下,我们赶紧躲进防汛棚,穿好雨衣雨鞋,拿起铁锹和手电继续巡查。雷在我们头顶翻滚,雨下得连了片,雨点打在脸上,生疼。雨水很凉,虽裹着厚厚的雨衣,人还能感觉到一丝寒意。大家的心又拧了起来:下这么大的雨,明天河水会不会再涨,会不会出现山洪下泄?

天渐渐亮了,雨也渐渐停了,好消息传来:水在慢慢消退,新的山洪没有形成。水退后,河边的草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几只牛羊在堤坡上啃草,几户农家冒起了炊烟,我们的心情也轻松愉悦起来。

早晨8点,轮值的同事准时到达,接过了我的防汛袖章。我返回短暂休整,准备再次出发……

网络作家应警醒“文学性的迁移”

■ 刘振

文艺创作中,影视与文学相互成就的例子并不少见,最近“爆款”网剧《隐秘的角落》带动网络小说《坏小孩》热销,也在意料之中。但相比网友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时,是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还是自我放任?有网友直言“被剧吸引过来,没想到小说这么垮”。

这部小说之所以“垮”,一是语言简单粗暴,毫无美感;二是逻辑硬伤多,情节不合理;三是刻意强调“坏小孩”之恶,缺乏人性关怀。相比影视改编的成功,小说之“垮”令人不堪卒读,销量上去了,但口碑下来了,恐怕很难说是相互成就,令人颇感遗憾。

以往,常常是一流的文学成就一流的影视作品,“文学性”是基石也是魂魄。现在却出现了网络小说的文学性不足,经过影视改编后赋予其更立体的人物形象,更丰满的故事情节,更令人深思的内涵,因而影视再创作比原著小说更胜“文学性”。网络文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角度新颖、情节曲折、有一定吸引力的故事骨架,而编剧的精心打磨及演员的精彩表演,使得一部三流小说“脱胎换骨”为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影视作品。就如导演辛爽所说“如果将故事比喻为手术刀,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把这把手术刀拍出来,而是想让观众看到刀口所划开的更深的內容”,所谓“文学性”正隐含在“更深的內容”里。大量影视作品改编自网络小说,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迁移”。

“文学性的迁移”,反映出网络文学的某些痼疾仍未消退,影视创作的水准在不断提高。这种迁移对影视观众来说是幸事,观众得以从视觉化呈现的故事中感受更多言犹未尽又发人深省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照见网络文学长久以来的软肋。尽管很多网络文学作者并不以文学性为追求,也强调

不必以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网络文学,但面对影视改编增加了文学性的内涵,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现象,不能无动于衷。有一些问题无法回避:当网友和业界以极其宽容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时,是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还是自我放任?如果“文学性的迁移”成为常态,网络文学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说幸,是因为借此提高了知名度 and 阅读量;说不幸,是因为恰恰将自己的软肋暴露无遗。不客气地说,网络作家甚至无法以网友的拥趸为自己辩解,因为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改编作品的肯定同样是网友的发自选择。网络文学是追求单纯的情节刺激,还是在文学性上有所表达,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网友的阅读水平和审美能力在不断提高,如果网络文学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忽略文学内涵,如果“文学性的迁移”让影视改编更加打动人心,那么网友自然会“用脚投票”。实际上,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创作类型,网络文学更应融合取长补短,在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之上多一些文学的味道,让文学性成为其加分项,而不是让作品仅仅成为一个待开发的粗糙“宝藏”。网络作家应避免急功近利,遵循创作规律,兼顾故事情节与文学性,多方位丰富表达内涵,拿出堪称一流的原创文学,才能与影视再创作相互辉映、相互成就。



夏荷田田

■ 凌泽泉

与满野的荷劈面相逢,是在肥西县山南镇长庄村。我的目光伴着飘洒的雨水,一同跌落在翠意汪洋的荷叶之上,在滚动的雨珠里染了绿、镀了光,尔后随着轻起的风一起钻进田田荷叶间,顺着亭亭的茎秆,爬到开得正旺的粉色花瓣上,踏足、侧目、扭腰,一转身跳入清凉的水中,荡起一池的欢笑。

七月的长庄太空莲基地,暗香涌动。举伞漫步于碎石青铺就的小径,我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前脚刚惊飞叶间的鹭鸟,后脚又踩碎草尖上的雨珠。

“惟有绿荷红蕖萏,香舒开合任天真。”放眼去,偌大的水面,一枝枝纤细的韵脚,顶着一首对仗工整的律诗;一朵朵袅娜的芳姿,弹奏出或婉约或豪放的韵律。细一瞧,一枝枝莲花或粉或白或红,开得正盛、开得正欢,在风片雨丝中摇曳生姿,浓抹与淡妆,总是两相宜,侧耳去,能听见窸窣窣的碎语之声,更有含苞的花蕾独秀其间,清新又脱俗。

菡萏、芙蓉、溪客、静客、芙蕖、水芝、泽芝、水华……是谁给莲花起了这么多读起来满口生香的芳名?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想那采莲少女的绿罗裙与田田荷叶宛若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莲花间,相互映照,该是一幅美轮美奂的采莲图了。

想不到的是,这原本生于淤泥中的白莲,竟三次搭载过返回式卫星,于茫茫苍穹中,历经空间高能重粒子的跌宕烽火和微重力与真空的野蛮回火,可它的生命之胚初心不改,其筋骨更坚硬,意志更坚定,对泥土的爱也更深沉,只要身回淤泥,就又满血复活。

看,这富含高科技的太空莲,每一柄荷叶都精神饱满,每一个蓓蕾都清秀淡雅,每一朵莲花都芬芳四溢,每一只青莲都籽粒鼓胀。

是何等的水土孕育出这超凡脱俗的惊艳之美?当是那清波连连的悠悠碧水与深埋于淤泥的蜿蜒藕茎。那身滚,雨下得连了片,雨点打在脸上,生疼。雨水很凉,虽裹着厚厚的雨衣,人还能感觉到一丝寒意。大家的心又拧了起来:下这么大的雨,明天河水会不会再涨,会不会出现山洪下泄?

天渐渐亮了,雨也渐渐停了,好消息传来:水在慢慢消退,新的山洪没有形成。水退后,河边的草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几只牛羊在堤坡上啃草,几户农家冒起了炊烟,我们的心情也轻松愉悦起来。

早晨8点,轮值的同事准时到达,接过了我的防汛袖章。我返回短暂休整,准备再次出发……

泥土,同时拼尽全力,伸出细长的胳膊,将一柄柄荷叶托出水面,将一朵朵莲花举过头顶,这是何等君子般的风度。观超凡脱俗的叶与花,当知身处淤泥中的莲藕,其坦荡的内心定不染一丝污浊、不存一毫黑暗。

在种植基地,数不尽的田田荷叶,你靠着我,我倚着你;览不尽的莲花朵朵,你望着我,我恋着你。盛夏时节,碧绿圆润的细长茎秆究竟撑起了多少把如盖的绿伞,擎起了多少朵或粉或白的莲花,谁也数不清。

夏雨来得急,一纵身,滴滴雨珠便弹落到叶伞上,腾挪蹦跳,一刻也不闲着,忽而又从伞沿滑下,到水里扎猛去了。而连绵不断的雨珠,依然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无数伞面上敲锣打鼓、蹦跳欢腾。

众荷喧哗,此刻,我想起了淤泥中的藕,但愿它也能听到风雨的声响,感受到众荷的律动。

猛然间,我惊见花瓣脱落后的几只青青莲蓬孤傲地立于荷叶之上,青盘里密布着蜂窝似的籽儿,一个个幼嫩的籽睁着青眼,目送着花瓣优雅地离开枝头,致敬着金黄的蕊柱一根根倒伏下去。那些曾艳丽过的花儿不恋枝头主动辞行,就是为了那一粒粒籽儿能毫无遮蔽地承接阳光与雨露,想那青绿的莲蓬定会不舍昼夜,结出饱满的籽粒。

夏日,盛时的莲花开得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在风中、在雨中、在暴日下,不张狂,不撒野,清纯、自然、素洁、端庄,安安静静地伴着一池碧水。“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要有何等的历练,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情致,方能抵达这般不染尘埃的清芳?草木之花何其众也,有谁能从淤泥中脱身竟周身不见阴影?又有谁能从清透的水中托举起这一份青绿,这一份清新?唯有这高洁素淡的荷。

莲花也有倔脾气,开就开得纯,开得静,开得水灵灵。莲花可以凋,但绝没有牡丹陷落后的狼狈,更无广玉兰败落后的颓废。即便是败,莲花也败得清高,败得风韵不减。就连那一根根茎秆,寒风中也宁折不弯,即便身残,也要“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一切,皆缘于深埋黑暗淤泥中的莲藕,是执着坚守的它,赐予了荷叶的青碧与莲花的清芬。

愿青翠的夏荷陪伴着我们,清凉一世,香透一生。

黄山